

在烟波里朦胧 在渔歌里欢腾

水乡江南 鱼米舟山

二月的杏花，唤出我一片婉约的梦。烟雨初笼，朦胧了亭榭，朦胧了楼阁，朦胧了乌篷船，朦胧了垂杨陌。这片梦变得轻柔，变得飘渺。隐隐约约的，是清零笑语；若隐若现的，是云袖罗裙。杏月，梦从这里便开始了。

这是我的家乡，一个被称作鱼米之乡的古镇。少时，喜欢跟着长辈撑着乌篷船，摇摇晃晃地在河道、湖面上哼唱渔歌。听镇上的长辈们说过，渔家的孩子机灵、美丽，就是因为这方水土，这汪生命。大学了，我也总是自豪地告诉身边的朋友，我是渔村出来的。

和别人一提起舟山，总是先联想到群岛，似乎舟山和群岛就是相连的。朋友们也总是向我打听海岛上的生活。殊不知，岛民的生活里只是多了一份自在洒脱。今日打到了更多的鱼就挨家挨户地送，今天你送，明天他送，外公曾和我开玩笑地说：“渔家的孩子是不愁吃穿的。”有这豪气，大抵和自在的生活分不开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舟山的每一座小岛恰似一个个江南水乡。朝雨湿轻尘般素净的江南；晓风吹残月般

离愁的江南；人面映桃花般柔媚的江南。江南的人儿，也都被孕育出了柔和的气质。到了三月，我常常沉醉于这般柔情的水乡。和大多数印象中的渔人不同，故乡的渔民大抵都带着秀气。每每出海捕鱼，总要担心这些看似白净的男人，而只要有人出海的人家，都会烧香祭祀祈祷出海的家人平安而回。隽秀的江南水乡里多了一份淡淡的愁思。

小荷尖尖，莲叶田田，六月的故乡，沉醉于一片清淡荷香中。水乡江南，处处有水，也就处处有傍水而生的芙蓉。莲叶间，小楫轻舟，漾出道道细腻的波痕。湖面上，热闹的是无尽的莲，比莲更热闹的，是莲花莲叶间的采莲事；醉人的是清荷馥郁，比荷更醉人的，是采莲船上传来的悠扬清歌。渔人和农人不同，渔人的工作是带着轻松的乐曲，渔歌里载着我童年大多数的记忆。六月，我会邀上几个小伙伴偷偷爬上镇上有钱人家的小船，划着去往莲叶丛中，学着长辈们哼唱起渔歌。听吧，碧绿的江南水乡里传出阵阵歌儿。

故乡的秋，永远是那般疏淡。待到秋尽，草木才缓缓凋零，依旧是青



山，依旧是碧水。时常，会卧在外婆家的庭院里倾听雨打芭蕉的声音，打在睡意朦胧的心上。时常，也会听见外婆会扯着嗓子喊家里的渔人回家吃饭。乡下不比城里，大多数的乡下人都习惯了大声的畅谈。他们无

拘无束，嬉笑怒骂。住到城里很久我才慢慢习惯了沉默。渔家孩子的活泼劲儿却也总是在不经意间出现。

人人都说江南女子温婉如水，引人入胜的。比人更美的，是意。没有一幅画能绘尽那个水乡，也没有

一阙诗能写尽那个水乡，在烟波里朦胧，在渔歌里欢腾。

鱼米舟山，也许更像一个轻柔的梦，梦外的人进不去，梦里的人出不来。而我沉醉其中。

陈旭(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)



徽韵江南 墨迹徽州

可能只是因为阳光不强不弱达到怡人的和煦，可能只是因为雨水不多不少达到恰好的充足，可能只是因为位置不偏不倚处在古越地区，才有了这样一座城池。谁说得好呢？也许黄山白岳再陡峭那么一点，也许率水横江再湍急那么一点，也许这并不是那个让人醉生梦死的徽州，这个小小的县城，就不会以“状元城”自居。

这是一个只有四条街的县城：万宁街、齐宁街、萝宁街、玉宁街。四条街道各占一方，静静的承担着休宁县城熙攘往来的车流。而在四条街的交口靠北一点的地方，静静地坐落着一座渐染了时光印记的城楼。那是昔日休宁县的县衙所在，今天早已被转化成了以展示状元文化为己任的，兼容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华民俗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。她没有过多的雄壮的历史可以诉说，她所倾诉的，只是这个地方在过去，是怎样的文墨飞扬，书声琅琅。

然而那一页已经翻过去了，没有了昔日的光华。这座城楼，只是简单地坚守在县城中心，与对面的闹市形成强烈的对比。

站在状元阁上往下看，左边是繁荣的现代商业，右边是沉淀的历

史文化。左边热闹的叫卖声，嘈杂的音乐声，似乎并不和右边院里绽开的梅花处在同一时空。

链接>>>

徽州，地处安徽省境内，与浙西唇齿相依，简称“徽”，古称歙州，又名新安。徽州处于黄山与天目山脉间，山水人文系之，粉墙黛瓦的江南徽派建筑与之相得益彰，素有“一生痴绝处，无梦到徽州”之美称。明清时徽商称雄中国商界500余年，有“无徽不成镇”、“徽商遍天下”之说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江西婺源本属于徽州，但1934年由于蒋介石“剿共”之需要，婺源被强行划入江西省，后因婺源民众发起返徽运动及同乡胡适等人奔走努力，迫于民意，1947年抗战胜利后，蒋介石将其划回徽州地区。但由于国共内战中解放军二野的军事管制问题，1949年婺源又被划入江西省，一直延续至今，此为徽州历史上的两次“婺源隶属”事件。

1987年，徽州地区改名为黄山市，不再出现在中国的版图上，但徽州的气息与意蕴，却依旧存在于静静站立的古城老街里以及曾经的徽州人中，且是那么地鲜活……

汪乾(上海海洋大学)

